



央视新闻主播当上《一堂好课》“班主任”

# 中国美院校园里 我围观了康辉拍vlog

原来谁都不是随随便便成功

本报记者 汪佳佳/文 郭楠/摄

“康辉老师，您知道刚刚您又上热搜了吗？”

12月7日中午，一见到康辉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他并不知情，却连忙问上热搜的是什么内容。

上个月，央视新闻先后发布了康辉的6支vlog（视频博客），有台前，有幕后，有希腊总统府，有巴西“水晶宫”，也有20年的行李箱，神秘武器补光灯等等。康辉实力抢镜，一时吸粉无数。

而就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校园里，康辉又现场即兴拍了一段vlog，连我也在他的360度旋转中，被带入了画面。

## 90后为什么喜欢康辉 专业又有趣

得知康辉来杭，我的同事楠楠很激动，说要陪我一起去，因为她很喜欢康辉。一个90后，最喜欢康辉什么？她说：专业。

这次来杭州，康辉的身份是《一堂好课》的班主任。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和喜马拉雅联合主办的大型文化节目《一堂好课》，从上个月起每周日20:30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共12期。

节目甄选了12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的文化课程，邀请12位大家担纲讲师，包括思政课、电影课、体育课、戏曲、音乐课等。当天，康辉分别在中国美院和浙江音乐学院录制了戏曲课和音乐课。

为什么是担任班主任，而不是主持人？

康辉说，因为想还原课堂的感觉。“有主讲老师，有听课同学，有课代表，有值日班长，自然也需要一个班主任。班主任的功能是要衔接课堂上每一部分，营造一种气氛，一个开放、包容，有意义又有趣的课堂氛围。”

录制过程中，我发现康辉自始至终都没有拿过手卡，所有的流程衔接和主持词都全靠大脑记。

“既然是班主任，哪有拿着手卡跟同学们说话的。”康辉觉得。不过，这对他的主持功力要求就更高了。

其实一开始，《一堂好课》找到康辉的时

候，他是有点犹豫的，毕竟“这是综艺频道的节目”。

可在很多人眼里，康辉是有趣的，正如我的另一枚同事，喜欢他也因为“他真有趣”。

在了解后，“康老师”觉得“这个事还是挺值得干的，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课程，他们把自己毕生的一些领会和感悟浓缩起来，带给大家。”

在康辉眼中，这些可以算“爷爷辈”的大师们有一种少年感，永远在自己的领域里，保持着一种热情，努力去触碰这个时代和社会最鲜活的内容。

节目也不仅仅是让年轻人听课，有互动和交流，“让我们找到跟年轻人对接的通道。”

## 乍听“网红”有点慌 背后是每一次精心准备

最开始被朋友笑称“网红”时，康辉的第一反应是——检讨了一下自己。“我想了一下，这个‘网红’基本上还是因为我的工作，才觉得踏实了一些。”

踏实之后，康辉感到了一丝欣慰，能被更多的年轻人在网络平台上关注到，这是一件好事。“在如今这个多元的社会，各种传播形式都应该存在，不能都像《新闻联播》一样严肃，也需要一些更加活泼更有亲和力的形式，比如抖音，比如vlog。”

于是，便有了用vlog报道外交新闻的尝试。第一支vlog发布之后，立即有网友纠正了他“vlog”这个词的发音。“我拍拍行李箱

啊，拍各种花絮，都是为了吸引大家来看，观众也有可能更感兴趣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本身。”

那么作为《一堂好课》的班主任，记忆中是否有一堂印象深刻的好课呢？我问康辉。

“应该说不止一课，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好课，可能是课堂上的一堂课，可能是生活中的朋友、家人跟你说的几句话，但一下子就能让你明白一些事情，那也是好课。”

康辉举了一个例子。

他刚工作时，有一段时间，总觉得每一天做的事都是在重复。上夜班的时候，他就想：“夜里会有几个人看我的新闻呢？”不免有些懈怠。

有一次，康辉的一个同学就吐槽他，觉得他不是特别认真。“如果不认识你，只是你的一个观众，那么今天你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主持人的态度不认真，下一次我再看到你，我就会换台。你会丢掉越来越多的观众。”

许多年过去了，康辉仍然忘不掉这一课。数十年里，他不敢再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前两天的采访里，有人问过我，目前为止，别人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我说最大的误解，就是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做节目很熟练，上去就能说。但其实，哪怕是主持一个很短的活动或节目，我都要花充分的时间，从头到尾准备，心里有底，才敢上去。”

他是《庆余年》里的范思辙，他也是郭德纲的儿子

## 郭麒麟跨界演话剧，《牛天赐》将来杭

本报讯 “春天，我将要住在杭州。”半个多世纪以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曾写下这样一个梦想。

2020年3月4日至8日，改编自老舍先生长篇小说《牛天赐传》的话剧《牛天赐》将在杭州大剧院歌剧院连演5场，不仅替老舍先生圆了那个“春天住在杭州”的梦想，还将创造杭州大剧院话剧连演场次最多的纪录。

老舍先生一向以独特的幽默诙谐的风格著称，常在看似庸常的生活中，以北京人独有的表达方式带给读者别样的喜剧。《牛天赐传》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1934年，老舍先生在山东济南执教的间隙写下了长篇小说《牛天赐传》，是一个既不“官样”也不“体面”的“民国文艺小青年”。幽

默之余，老舍还将他对孩子的喜爱、同情，以及对成长的思考，都融入到小说之中。

前阵子，孟京辉改编老舍的《茶馆》，一度在网上引发争议。这再次印证了一个铁律：老舍的作品不好改。

话剧《牛天赐》是著名戏剧人方旭第六次改编并导演老舍先生的作品，曾被老舍先生之子舒乙誉为“懂老舍的人”。《牛天赐传》是首次被改编并搬上话剧舞台，但也被认为是老舍先生最难改编的作品之一。

在方旭看来，《牛天赐传》这部小说在今天仍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人人都是牛天赐，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烦恼，不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发生本质的改变。我相信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

子。”

饰演“牛天赐”的是青年演员、德云社少班主郭麒麟，表演“横跨0岁至19岁”，这也是他首次登上话剧舞台。大约是因为郭麒麟带来的“粉丝效应”，《牛天赐》9月19日北京开票，8分钟售罄。

此外，阎鹤祥、何靖、赵震、刘欣然、秦枫等一众实力演员，组成“全男班”阵容。

“男演女”从戏曲中诞生，自李叔同先生的《茶花女》延续至今。在《二马》《老舍赶集》中，方旭导演向观众证明了“全男班”的舞台魅力，第三度尝试以“全男班”形式的演绎，旨在进一步探索舞台表演中“写意化”表达的更多可能性。

本报记者 陈宇浩